



^ 21
2667
7



21
2667
7

忠義水滸全書

第十七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一事分題
專正用智
即却立在
處延妙

敗子回頭
忠臣抱死
昔用此八
箇字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
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
下躍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酒家
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
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箇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
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箇人時只是眼睁睁地看
着楊志沒箇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廝們不

水滸全書 第十七回

看此處伊
是究竟典
十箇人做
一夥的干

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
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
子去了那十四箇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箇箇爬將起
來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楊
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
出來了且通箇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
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蠶入懷隨
卽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裏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
的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
上是實語只說道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得我們都動不
得他和強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
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的是我們等天明
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箇虞侯隨衙聽候捉拿賊人
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
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了次日天曉老
都管自和一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且
說楊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日看
看又走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
無箇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涼了行
又走了二十餘里正是

水滸金書
面皮青毒逞雄豪
今日爲何行急急

白送金珠十一排
不知若箇打藤條

當時楊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喫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卓凳座頭上坐了身邊倚了朴刀只見竈邊一箇婦人問道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喫借些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箇少停一發筭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箇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做飯一邊炒肉都把來楊志喫了楊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店門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楊志道待俺回來還你權賒咱一賒說了便走那篩酒的後生趕將出來揪住楊志被楊志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來楊志只顧走只見背後一箇人趕來叫道你那厮走那裏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着膊拖着桿棒搶遶將來楊志道這厮却不是晦氣倒來尋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椋叉隨後趕來又引着三兩箇莊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遶將來楊志道結果了這厮一箇那厮們都不敢追來便挺了手中朴刀來鬪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箇鬪了三二十合這漢怎地敵的楊志只辨得架隔遮攔上下躲閃那後來的後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

子外來叫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
箇姓名那楊志拍着胸道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
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楊志
道你怎地知道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小
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誰這
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
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
筋剔骨開剝推剝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爲因本處一箇
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了本回
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箇莊農人家却纔竈邊婦人便是
小人的渾家這箇拿椀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
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因此
抵敵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
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
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真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
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裏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叫
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一面再置酒食相待飲酒中
間曹正動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
綱并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
訴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裏住幾時再有

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

來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裏去楊志道

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頭俺先前在那裏經

過時正撞着他下山來與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箇本

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

王倫當初苦苦相留俺却不肯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

印却去投盜他時好沒志氣為○給○也○須○有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

正道制使見的是小人也聽的人傳說王倫那厮心地區

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不若

小人此間雖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

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裹着這座寺只

有一條路上的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

和尚都隨順了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為頭

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裏八

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箇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

命當下就曹正家裏存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

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二龍山來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

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裏且歇一夜明日却上

山去轉入林子裏來喫了一驚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脫的

赤條條的背上刺着花綉坐在松樹根頭乘涼那和尚見

水滸傳 第五回 五

又點出
倫別及頭
楊志友區
小寨併火
無道二山

了楊志就樹根頭得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
你是那裏來的正是

平將珠寶落空

却問寶珠寺討帳

要投入寺裏強人

先引出寺外和尚

楊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關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
聲楊志叫道你是那裏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
手中禪杖只顧打來楊志道怎奈這禿廝無禮且把他來
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來迤那和尚兩箇就林子裏一來
一往一上一下兩箇放對但見

兩條龍競寶一對虎爭食禪杖起如虎尾龍筋利刃飛
似龍爪虎爪嶺嶺律律忽喇喇天崩地塌陣雲中黑氣盤
旋惡狠狼雄趕趕雷吼風呼殺氣內金光閃爍兩條龍
競寶嚇嚇那身長力壯仗霜鋒周處眼無光一對虎爭
食驚的膽膽大心麓施雪刃不莊魂魄喪兩條龍競寶
眼珠放彩尾擺得冰母殿臺搖一對虎爭食野獸奔馳
聲震的山神毛髮豎

當時楊志和那和尚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賣
箇破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兩箇都住了手
楊志暗暗地喝采道那裏來的這箇和尚真箇好本事手
段高俺却剛剛地只敵的他在那僧人叫道兀那書面漢

做世原來無名的愈有名

于你是甚麼人楊志道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來在這裏相見楊志道不敢問師兄却是誰緣何知道酒家賣刀那和尚道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為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為僧人見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的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如今何故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豹子

魯智深

頭林冲被高大尉要害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箇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依

那廝說道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

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

恨殺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酒家

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是着了那廝的手喫俺一把火燒

了那菜園裏解宇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

到孟州于字坡過險些兒被箇酒店裏婦人害了性命把

酒家着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的早見了酒家

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喫驚連忙把解藥救俺

此一段話

醒來因問起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兩箇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園子張青其妻母夜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住了四五日打聽的這裏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酒家特地來透他鄧龍入夥回耐那廝不肯安着酒家在這山上和俺廝併又敲酒家不過口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由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廝殺氣得酒家正苦在這裏沒箇委結不想却是大哥來楊志大喜兩箇就林子裏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專便道既是閉了關隘俺們休在這裏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箇廝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留俺廝併起來那廝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裏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關由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廝殺楊志道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

便是沒做箇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有條計

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箇曹正道

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這裏近村莊家穿着小

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六

箇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

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尚

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了不肯還錢口裏說道去報人

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的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裏

獻與大王那厮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

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通過禪杖與師父

不作如此
如此這般
這般語備
細說一番
又非出後
言真是如
乎

你兩箇好漢一發上那厮走往那裏去若結果了他時以
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智深楊志齊道妙哉妙哉

有詩為証

乳虎稱龍亦枉然
人逢忠義情偏洽

二龍山許二龍蟠
專到顛危策愈全

當晚眾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次日五更起
來眾人都喫得飽了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
家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并五七箇莊家取路
投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子裏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
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教兩箇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

又與前話不同如畫家烘染添一筆有一筆墨氣

是箇可據處少不得這一番形像又在當眼處說出來

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裏倒提着村刀曹正拿着他的禪杖眾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擺着强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嘍囉在關上箇小頭目上關來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裏做甚麼那裏捉得這箇和尚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一箇小酒店這箇胖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箇人來打此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子綁縛這厮來獻與大王

表我等村鄰孝順之心免的村中後患兩箇小頭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眾人在此少待一時兩箇小頭目自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得那胖和尚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厮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冤仇之恨小嘍囉得令來把關監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楊志曹正緊押曾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端的峻峻兩下裏山環繞將來包在這座寺山峯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擺着播木砲石硬弩强弓苦竹鎗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關闌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為城寺前山門下

立着七八箇小嘍囉看見縛的魯智深來都指手罵道你這秃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喫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厮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箇小嘍囉扶出鄧龍來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挈着魯智深到階下鄧龍道你那厮秃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箇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

後過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撇了涼笠兒提起手中朴刀

正是這
槐力人可
用可

便有怪

正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鄧龍急待撲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做兩半箇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志拗翻了四五箇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箇小頭目驚嚇的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鄧龍等屍首扛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去點倉廩整頓房舍再去看那寺後有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深并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賀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不在話下正是

去刹雄奇隱翠微
天生神力花和尚

翻為賊寨假慈悲
弄捧磨刀作住持

又有詩一首并及楊志

有智能深助智深
降龍伏虎真同志

綠林豪客主叢林
獸面誰知有佛心

巧合

不說魯智深楊志自在二龍山落草却說那押生辰綱老
都管并這幾箇箱禁軍曉行夜住趕回北京到的梁中書
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
上辛苦多虧了你眾人又問楊提轄何在眾人告道不可
說這人是箇大膽忘恩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得

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箇
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
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箇
漢子挑一擔酒來岡子止歇下小的眾人不合買他酒喫
被那廝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細縛眾人楊志和
那七箇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并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
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箇虞候在那裏隨衙
聽候捉拿賊人小人等眾人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梁中
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
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

此一段見
當官殺公
惡私之奸

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
 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
 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
 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
 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了去至今
 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干罷隨即押了一紙公文着一
 箇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
 夥賊人便要回報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
 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
 報道東京大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
 相公府尹聽得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
 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
 子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踪跡前日留守司又
 差人行札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
 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
 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
 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
 衙裏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箇販棗子的并賣酒一人
 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
 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

便如優場
丑等官說

中書省
失婚太師
驚為失時
府尹警為
失官可憐
可笑

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鈔帖府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階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了去時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答道稟覆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踪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于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者疾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

入的而皮
尾說百得
不
打奉

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箇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于我先把你這厮迭配遠惡軍州鴈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决不饒恕正是

臉皮打稿太乖張
賤面可無煩作計

自要平安人受殃
本心也合細商量

却說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眾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

箭穿鴈嘴，鈎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閒常時都在這房裏撰錢使用，如今有此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的？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的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箇悶悶不已，正是：

雙眉重上三鍾鎖

滿腹填平萬斛愁

細裏漏魚何處覓

窺中批斃向誰求

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復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

評多顯構
飯話只是
不係像情
俠事文章
所謂肖題
匪家所謂
傷神也

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何濤的妻子乖覺
 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厨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
 了嫂嫂進到厨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盪幾杯酒
 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不中也是
 你一箇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只做得箇緝捕觀察便叫我
 一處喫盞酒有甚麼辱莫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
 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他每日起了大錢大物
 那裏去了有的是錢和米有甚麼過活不得處阿嫂道你
 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
 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
 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
 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
 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得
 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纔安排些酒食與
 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誹誹地
 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裏地面上阿
 嫂道只聽的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却是甚麼樣人劫了
 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纔方說了是七箇販棗子的客
 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知道是販棗
 子的客人了却悶恁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你

警加之極
巨維妙劫

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愛哥哥放
着常來的一般兒好酒肉弟兄閒常不係的是親兄弟今
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叫兄弟得知撰得幾貫錢使
量這夥小賊有甚難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
何清笑道直等哥哥臨危之際兄弟却來有箇道理救他
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喫兩杯那婦人聽了這話
說的蹣蹣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何清
到面前何濤陪着笑臉說道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回如何
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要兄弟
如何救的哥哥何濤道好兄弟休得要着冷煖只想我日

艾塔卷感
前

常的好處休記我開時的反處救我這條性命何清道哥
哥你管下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三二百箇何不與
哥哥出些大氣量兄弟一箇怎救的哥哥何濤道兄弟休
說他們你的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你
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自有補報你處正教我怎地心寬何
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濤道你不要毆我只看
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
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
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轄立等要這一千人天來
大事你却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爲賭錢上喫

賄亦有
處兄弟亦
有用處甚
激醒人因
知寅子弟
在業同是
交見正理
只應平情
以訓之若
絕之已甚
惡成而義
亦所謂其
不能以
也

奇言即見
在荷包裏

之說
此却
極真
極巧
又不
可解

力清至言

哥哥多少言語但是打罵不曾和他爭涉間常有酒有食
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何濤見他話眼有些
來歷慌慌取一箇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兄弟權將這
錠銀收了日後捕得賊人時金銀段疋賞賜我一力包辦
何濤笑道哥哥正是急來抱佛脚閒時不燒香我若要你
銀子時便是兄弟勸措你且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
你若如此我便不說既是你兩口兒我行陪話我說與你
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
如何沒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
在那裏有些來歷何濤拍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
袋裏了何濤大驚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

何清道哥哥你莫管我自都有在這裏便了你只把銀子
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常情便了我却說與你知道
何清不慌不忙疊着兩箇指頭說出來有分教郟城縣裏
引出箇仗義英雄梁山泊中聚一夥擎天好漢畢竟何清
對何濤說出甚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曹正奪寶珠寺與韓信水壘渡軍何異其以謀勝
者與青面獸莽和尚以膽力佐之自是千人辟易
今之共事疆場者往往互相矛盾讀此可發一嘆

力清至言

第十七回

十八

忠義水滸全書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據說畢竟
足宋公明
罪甚正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的。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箇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何濤道：「你且說怎地寫在上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為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箇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箇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為是官司行下文書來。」

賭賊應捕
是二是一

水滸全書

第十八回

可見保甲
正之妙

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
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問他那裏來何處去姓甚
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時每月一
次去里正處報名為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
箇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
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箇為頭的客人是鄆城縣
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我此先曾跟一箇閒漢去投
送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
箇三髯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
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

何謂曰
不不是舍
不識

我一句了
路指事

去了店注帶我去村裏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
箇漢子挑兩箇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人自與他廝叫道
白大郎那裏去那人應道有擔賭將去村裏財王家賣店
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他另箇賭客我也
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
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
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捕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
這箇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
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
落麼何濤稟道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

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箇做公的一同
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奔到白
勝家裏却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以來打人只聽得
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曾得汗
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
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裏言認把那婦人捆了也不
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牀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
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而如土色就地
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
賊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北白

亦是橫財

亦見義氣
風尚如此
物

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細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
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的皮開肉綻鮮血
迸流府尹喝道告的正主招了賊物捕人已知是鄆城縣
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厮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
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
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
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箇不難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
便落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
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
帶領二十箇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

縣立等要捉鬼保正，并不知姓名。六箇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箇虞候作眼拿人，一向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並兩箇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只帶一兩箇跟着來下公文。逕遶鄆城縣衙，君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卸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壽走去縣對門一箇茶坊裏坐下喫茶，相筭喫了一箇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壽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箇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壽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箇吏員來看那人，箇怎生模樣，但見：

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兩耳懸珠，明皎皎雙睛點漆。唇方口正，髭鬚地閣，輕盈額頂。平皮肉，天倉飽滿，坐定時，渾如虎相。走動時，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養濟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心機。志氣軒昂，胸襟秀麗。刀筆敢欺，蕭相國聲名不讓孟嘗君。

那埋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爲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於家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

響分賦

習此一限
與他人不

但名無有
不便出終
百書之厚
身只是如
常習者意
為一個好
字

堂母親蚤喪下有一箇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
親宋大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
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
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遞他的
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
倦若莫起身盡方資助端的是揮霍現金似土人問他求
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
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明人之急扶人之困
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傷人上
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宋江好

處

起自花村刀筆吏英靈此應天星疎財仗義更多能事
親行孝敬待士有聲名濟弱扶傾心慷慨高名水月雙
清及時甘雨四方稱山東呼保義豪傑宋公明

當時宋江帶着一箇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
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箇公人
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
面喫茶說話宋公明道謹領兩箇入到茶坊裏坐定伴當
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答道
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觀察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

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異小吏姓宋名江的
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
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
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箇謙讓了一回宋江
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叫茶博士將兩杯茶來
沒多時茶到兩箇喫了茶宋江道觀察到做縣不知上司
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來貴縣有幾箇要緊的人宋
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
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捕盜的人小吏怎敢忘
慢不知為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却是當案的人便

宋何知意

也不妨做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箇把蒙汗
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
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生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
賊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箇正賊都在貴縣這是
太師府特差一箇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
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自齎公文
來要敢不捕送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
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為首更有六名從賊
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
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時捕

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却答應道晁蓋這厮姦頑
役兵本縣內上下人沒一箇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
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
甕中捉鼉手到牽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
已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
何敢私下擅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勿當輕泄於人何濤
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
務倦怠了少歇觀深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
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
吏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

緩中可意
詩中有
次第高
無一筆不

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於尋尋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
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
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
知縣坐衙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穩便叫
他略待一待却自槽上敲了馬掃出後門外去拿了鞭子
慌忙的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
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撇將去沒半箇時辰早到晁蓋莊
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正是

義重輕他不義財
奉天法網有時開
剝民官府過於賊
應為知交放賊來

且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
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
說宋押司在門前見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從着莊客道只
獨自一箇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
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箇塔携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
房裏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的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
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固事
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
府差一箇何緝捕帶領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并本州
文牒來捉你等七人直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

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
馬而來報你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
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
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問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
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
哥哥休要多說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
晁蓋道七箇人三箇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
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箇在這裏賢弟且見他一面
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箇吳學究一箇公
孫勝一箇劉唐東潞州人吳江略講一禮回身

一二通目
如何等心
將

極其詩
遠以一維
好漢爲
等

必欲引進
朱江並不
推事蓋是
心腹弟兄

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
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裏來了當時有箇學究
爲此事作詩一首也說得是詩曰

保正緣何養賊曹

押司縱賊罪難逃

須知守法清名重

莫謂通情義氣高

爵固長鵠能善爵

猶如伴鼠豈成貓

空持刀筆稱文吏

羞說當年漢相蕭

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
見的這箇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
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恃性分只在

咫尺休了三人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

道虧殺這箇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千條來報與我們原來

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下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箇

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

立等要拿我們七箇虧了他穩在那於人在茶坊裏候

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

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

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

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

不曾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

水滸全書 第十八回 九

又正其
口不
四海
四

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朱公明晁蓋點頭道正
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不曾得會四
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箇兄弟也不枉了晁蓋問吳
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
商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
走為上計却是走那裏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
如今我們收拾拾五七擔推了一徑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
裏去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晁蓋道三阮是箇打
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情細
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

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
八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
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了夥正
是

無道之時多有盜
只因秀士居山寨

英雄進退兩俱難
買盜猶然似買官

當時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
和劉唐帶了幾箇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旱路
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箇打併了便來吳用劉唐把
這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畜莊

客一發喫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村刀監押着
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來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
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齊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
有願去的都在莊上併豐財物打拴行李正是

須信錢財是毒蛇

錢財聚處即亡家

人稱義士猶難保

天鑒貪官漫自誇

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
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裏有箇親戚在下
處說些家務因此擔閣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
道請觀察到縣裏兩箇人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

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
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宋江向前稟道奉濟州府公文
為賊情緊急公務特差○按○兵○為○走○者○押○門○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
縣接來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大師○按○有差
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千賊便可差人去捉來
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拏得晁
保正來那六人便○押○有下落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
名是箇好漢他如何肯放這等勾當隨即叫○按○出尉司并兩
箇都頭一箇姓朱名全一箇姓雷名橫他兩箇非是等閑
人也當下朱全雷橫兩箇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

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并上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并兩箇虞候。作眼。舉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箇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擎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迤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箇。觀音菴。取齊。朱仝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有前後兩條路。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闕去打他後門。他逃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箇。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那廝們都是死命。何或一齊殺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廝們亂攙。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唵哨響。為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箇。捉一箇。見兩箇。捉一雙。雷橫道。也說的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路。朱仝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閒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耍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仝道。只消得三十來箇。勾了。朱仝領了十箇。弓手。二十箇。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

是謂晁天
是正語朱
金真善用
誓

三條活路
是謂以

廝們亂攙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唵哨響。為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箇。捉一箇。見兩箇。捉一雙。雷橫道。也說的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路。朱仝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閒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耍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仝道。只消得三十來箇。勾了。朱仝領了十箇。弓手。二十箇。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

世間有心
同而言語
情事不可
相逼者此

在前後鞏護着縣尉士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
十箇火把擎着椽又村刀留客任物鎌刀一齊都透晁家
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
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又走不到
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
騰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挺着村刀背後衆士兵發着喊
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裏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
一般明亮竝不曾見有一箇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
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仝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
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

門却被朱仝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寺大驚小
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朱仝那時到莊後時兀自
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
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里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引了
十數箇去的莊客納着喊挺起村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
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朱仝在黑影裏叫道保正休走
朱仝在這裏等你多時晁蓋那裏顧他說與同公孫勝拈
命只顧殺出來朱仝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了晁
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仝使步
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的轉身

人情亦要
金銀不說
小同內根

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頭去趕雷橫自在火光之下
東觀西望做尋人朱仝撇了上兵挺着刀去趕晁蓋晁蓋
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會追我做甚麼我須沒歹
處朱仝見後面没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
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
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
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思
異日必報有詩為証

捕盜如何與盜通
莫疑官府能為盜

官賊應與盜賊同
自有皇天不肯容

朱仝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仝
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
仝回頭叫道有三箇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
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眾人趕去朱仝一面
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裏
不見了晁蓋朱仝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上眾土兵隨後
趕來向前扶起急救得朱仝答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
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
奈何朱仝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
些土兵全無幾箇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

趕眾士兵心裏道兩箇都頭尚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
們有何用都去處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裏正不知那條
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仝和晁蓋
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我也有心
亦要放他今已去了只是不見了人情晁蓋那人也不是
好惹的回來說道那裏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
兩箇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眾人四
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拏得一箇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
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郟城
縣裏來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

走了只拏得幾箇鄰舍知縣把一千拏到的鄰舍當廳勘
問眾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住居遠者三二
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如常有拗鎗使棒的
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
們一箇下落數內一箇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
他莊客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告道也
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裏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箇
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箇時辰早拿到兩箇莊客
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公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
六箇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箇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

做吳學究一箇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箇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箇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的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箇只此是實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箇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丁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千鄰舍保放回家聽候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箇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箇姓阮的端的住在哪裏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箇姓阮的一箇叫做立

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裏住知府道還有那三箇姓甚麼白勝告道一箇是智多星吳用一箇是八雲龍公孫勝一箇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緝捕這幾箇賊人不是何濤去石碣村去有分教天罡地煞來尋際會風雲水滸山城去聚縱橫人馬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評 何清閒裡覷着賊踪精細極矣若何濤則語以泄敗者也。

文評 公明吏也。朱仝差役也。救危拯急。何等心腸。豈爾時承行錢承牌錢。尚未有此例與。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

。晁蓋梁山小奪泊

說話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眾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箇石碣村湖蕩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裏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閒常時也兀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

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裏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檢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檢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箇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迤石碣村來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箇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箇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

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裏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迤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大家正在那裏商議投迤梁山泊只見幾箇打魚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迤村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廝們趕來我等休走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廝大半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撈殺他公孫勝道休慌且看貧道的本事晁蓋道劉唐兄弟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賦老小裝載船裏迤擇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着

那有膽

一隻叫七八箇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
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船如此迎敵兩箇各掉船去了且
說何濤并捕盜巡檢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
船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且下船裏進發岸上人馬
船騎相迎水陸竝進到阮小二家一齊納喊人兵竝起撲
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裏面只有些籠重家火何濤道且
去拏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箇兄弟阮小五阮
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檢商議道這
湖泊裏港汊又多路逕甚雜抑且水蕩坡塘不知深淺若
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姦計我們把馬匹

那右

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當時捕盜巡檢
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策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
百十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
來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唱歌眾人
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

打魚一世夢見注
酷吏賊官都殺盡

不種青苗不種麻
忠心報答趙官家

直字作者
則係

何觀察并眾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箇人獨掉
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箇便是阮小五何
濤把手一招眾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

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直如此大膽
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却不是來捋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
弓箭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擎着
樺楸翻筋斗鑽下水裏去衆人赶到根前掣箇空叉行不
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花蕩裏打唿哨衆人把船擺開是
前面兩箇人掉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一箇人頭戴青
箬笠身披綠蓑衣手裏攔着條筆管鎗口裏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

稟性生來要殺人

先斬何濤巡檢首

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又喫一驚一齊看時前面那箇人攔

着鎗唱着歌背後這箇搖着櫓有認得的說道這箇正是
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箇賊休教走
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
望小港裏串着走衆人發着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
船的飛也似搖着櫓口裏打着唿哨串着小港汊中只顧
走衆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枉把
船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
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當
村任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裏有
許多去處何濤便教划着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箇做

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箇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
這廝們好不了事再差五箇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
這幾箇做公的划了兩隻船又去了一箇多時辰並不見
些回報何濤道這幾箇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
却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着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
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何濤思
想在此不着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
疾快小船選了幾箇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槳起五六
把樺楫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箇蘆葦港裏蕩將去那時
已是日沒沉西划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

岸上一箇人提有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
是甚人這裏是甚麼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這
裏喚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曾見兩隻船過來麼那
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
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廝打何濤道離這
裏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
便叫擺船前去接應便差兩箇做公的拿了橈又上岸來
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箇做公的一鋤頭一
箇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向濤見了喫一驚急跳起身來
時却待迤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塘將開去水底下鑽起

用身之神
謂從天而

于今却從
水邊出大
奇

一箇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通地倒墮下水裏去那
幾箇船裏的却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一鋤
頭一箇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這
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看水底下這人
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箇
看着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箇從來愛殺人放火量你這
厮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着官兵來捉我們何濤
道好漢小人奉上命差遣蓋不由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
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箇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
贍望乞饒恕性命則箇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細做箇粽

子撒在船艙裏把那幾箇屍首都攆去水裏去了箇箇胡
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箇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阮
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且說這捕盜巡檢領着
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
探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
滿天衆人都在船上歇涼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但見
飛沙走石捲水搖天黑漫漫堆起烏雲昏鄧鄧催來急
雨傾翻荷葉滿波心翠蓋交加擺動蘆花遶湖面白旗
繚亂吹折崑崙山頂樹喚醒東海老龍君

那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吹得衆人掩面大驚只叫宵

這幾個人
有軍不
有軍不
有軍不

苦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正沒擺布處，只聽得後面胡哨響，迎着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衆人道：「今番却休了那大船。」小船約有四五十隻，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原來都是一叢小船，兩隻家掣住上面，滿滿堆着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着，乘着順風直衝將來。那四五十隻官船屯塞做一塊，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却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船隊裏，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着船燒，將來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逃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

頑堤爛泥
異三字省
丁許多解
說

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鑽去，都透爛泥裏立地。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口裏喝道：「休教走了一箇。」衆兵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箇人引着四五箇打魚的都手裏明晃晃拿着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箇人也引着四五箇打魚的手裏也明晃晃拿着飛魚鈎走來。東西兩岸四箇好漢，并這夥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拗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拗死在爛泥裏。東岸兩箇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箇是阮小二。

益蟲字

阮小七船上那箇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五位好漢引
着十數箇打魚的莊家把這數官兵都擗死在蘆葦蕩裏
單單只剩得一箇何觀察網做粽子也似丟在船艙裏阮
小二提將上船來指着罵道你這厮是濟州一箇詐害百
姓的蠢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要你回去對那濟州
府管事的賊驢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
蓋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
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覷着休道你是一箇小小州
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
時我也擗他三二十箇透明的窟籠俺們放你回去休得

見得沒尋
路頭處亦
有深意

高酒碗此
處見更有
趣味

再來傳與你的那箇烏官人教他休要討死這裏沒大路
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
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裏一直去便有尋路處
別的衆人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
州尹賊驢笑且請下你兩箇耳朵來做表證阮小七身邊
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箇耳朵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
解了胳膊放上岸去詩曰

官兵盡付斷頭溝
留着耳朵聽說話

要放何濤不便休
旋將驢耳代驢頭

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且說晁蓋公孫勝和

詩亦即

阮家三弟兄并十數箇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
離了石碣湖村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裏相尋着吳
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道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
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
律朱貴酒店裏來相投朱貴見了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
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詳與朱貴聽了大喜逐一都相
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
隨即取出一張皮靴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
葦中射去響箭到處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
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寫衆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先付與

小嘍囉齋了教去寨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衆好漢過
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
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裏來行了多時早
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
八箇小嘍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
舊先去了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
并打魚的人在此等候又見數十箇小嘍囉下山來接引
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
王倫答禮道小可上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
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箇不讀書史的人甚是蠢

能內洋不
會受文偏
有豪氣

文○人○不○能○下○此○回○字
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
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
着兩箇頭領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謙讓
晁蓋一行人上階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見立下工倫
與眾頭領在左邊一字見立下一箇箇都講禮罷分賓主
對席坐下王倫喚階下眾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
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
有客館安歇詩曰

人物分明是一羣
如何待彼為賓客

相留意氣便須親
只恐身難作主人

鄭重細說
現出偏心

且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十箇羊五箇猪大吹大擂筵
席眾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
王倫等眾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
自己沉吟虛應答筵宴至晚席散眾頭領送晁蓋等眾人
關下客館內安歇自有來的人伏侍晁蓋心中歡喜對吳
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裏去安身不
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
用只是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
吳用道兄長性直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
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

此亦助心
此亦笑壞

豪傑行事
豈可輕慢
老不遲疑

道兄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到有交情次後因
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檢放了何濤阮氏三雄
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動靜規模
心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
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箇自是龕鹵的人待客之事如何
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
曉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問見林冲看王倫答應兄
長模樣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瞠這王倫心內
自已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盼之心只是不得已智甚小生畧
披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良謀

使動着

便且各同

可以容身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早天明只見人報道林教
頭相訪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箇人
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前稱謝
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
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學究道我等雖是
不才非為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顧盼之意感恩不
淺晁蓋再三謙讓杯冲上坐林冲那裏肯推晁蓋上首坐
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晁蓋道久
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
朋友有禮節不曾有悞雖然今日能勾得見尊顏不得遂

聞口便提
酬恩誓撥
動火種

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
動問道小生有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
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
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
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值立又不能報得
此讐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
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為小旋風柴進的麼林冲道正是
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
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勾會他一面也
好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

同一机局
只是以他
的心作我

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用過
稱理合于倫讓這第一位頭領坐此天下之公論也不負
了柴大官人之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
大罪投逩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
願上山不想今日去在無門非在位次低微止王倫只心
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
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
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
懷妬賢嫉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
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

的模樣以此請眾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
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
冲道眾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眾
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
這厮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
句話參差時盡在休冲身上是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
兄皆感厚恩吳用便道頭領爲我弟兄面上倒教頭領與
舊弟兄分顏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
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
這一箇潑男女腌臢畜生終作何用眾豪傑且請寬心林

冲起身別了眾人說道少間相會眾人相送出來林冲自
上山去了正是

如何此處不留人
休言自有留人處
應留人者怕人留
身苦難留留客住

當日沒多時只見小嘍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
領相請眾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是蓋道上覆頭領
少間便到小嘍囉去了是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
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
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
三寸不爛之舌不由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

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為號，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眾人暗
喜，辰牌已後，三四次人來催請晁蓋和眾頭領，身邊各各
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却來赴席。只見宋萬
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嘍囉，擡過七乘山轎，七箇人都上
轎子，一徑投南山水寨裏來。到得山南看時，端的景物非
常。直到寨後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
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看那水亭子，一遭
景致時，但見

不是王倫
虛文還是
宋萬有意

四面水簾高捲，週迴花壓朱闌。滿目香風，萬朵芙蓉鋪
綠水，迎眸翠色千枝。荷葉蓮芳，塘華簷外，陰陰柳影鎖

廳前細細松聲，江山秀氣滿亭臺。豪傑一羣來聚會

當下王倫與四箇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王
位上，晁蓋與六箇好漢，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
客席階下，小嘍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
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
用把眼來看着林冲時，只見林冲側坐交椅上，把眼睨王倫
身上，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嘍囉取來三四箇
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箇大盤子，裏放着五錠大銀，王
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眾豪傑到此聚義，只恨
弊山小寨，是一注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

致也書不

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
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
是不能相容我等眾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自金決不敢
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
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弊山不納眾位豪傑奈
緣只為糧少房稀恐日後悞了足下眾位面皮不好因此
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
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今
日晁兄與眾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
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

改言世出正
言此文字
妙處

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
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
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
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
反失上下林冲大怒道量你是箇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
學怎做得山寨之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
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晁蓋等七人
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桌子
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
刀來搭的火雜雜吳用便把手將鬚鬚一摸晁蓋劉唐便

儒無學
這賊盜也
做不得

從來好臣
只有做權
位是自已
的又惟恐
不是自已
的故嫉賢
妒能無所
不至

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一手扯住林
冲便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假意勸道休為我等壞了
大義阮小二便去挈住杜遷阮小五挈住宋萬阮小七挈
住朱貴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
是一箇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
助你調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
眾豪傑特來相聚又與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
的。你。這。嫉。賢。妬。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你。也。無。大。量。大。
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
破。這。幾。箇。緊。緊。挈。着。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

被晁蓋為唐兩箇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
心腹都在那裏雖有幾箇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
見了林冲這般凶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
又罵了一頓夫心窩裏只一刀。肱察地拗倒在亭上可憐
王倫做了多年寨主今日死在林冲之手正應古人言量
大福也大機深禍亦深有詩為証

獨據梁山志可羞
嫉賢傲士少寬柔
祇將寨主為身有
却把羣英作寇讐
酒席歡時生殺氣
杯盤響處落人頭
智懷褊狹真堪恨
不肯留賢命不留

晁蓋見殺了王倫各掣刀在手林冲早把王倫首級割下
來提在手裏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
哥執鞭墜鞵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
過頭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
爲例今日扶休教頭爲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
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
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却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
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片言不知
衆位肯依我麼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林
冲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斷金亭上招多少斷金之

結尾是者
作進看急
能講

人聚義廳前開幾番聚義之會正是替天行道入將至仗
義疎財漢便來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未且聽下
回分解

評 王倫初時恐林冲古強次後又勉强留于山寨殺
身之禍因是自取頭由作略如此沒用



